

● 政治学

政治哲学对话

申 建 林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申建林(1966-), 男, 湖北浠水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讲师, 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摘 要] 给政治理论确立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但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作道德评判, 而道德和价值判断与其说反映了“对象”, 不如说仅仅出于人们的偏爱和选择, 所以当逻辑实证主义揭示了政治哲学的“虚假性”时, 政治哲学衰落了。然而, 人类情感态度的表达和对政治生活的规范又离不开“非科学”的道德语言, 当实证主义者无力证实可实证原则时, 政治哲学再度复兴。

[关键词] 政治哲学; 道德评价; 逻辑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 D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6-0801-05

B: 如果翻阅政治学、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专业外文资料, 会发现“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 政治哲学专著大量出版。我想请教: 何为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 它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A: 我想, 政治哲学总该与哲学、政治学相联系。

B: 那么, 什么是政治学? 什么是哲学? 哲学、政治学与政治哲学又有何具体联系?

A: 哲学是探求世界的普遍规律, 这种普遍规律表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特殊规律是: 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B: 如此说来, 哲学是为政治而存在?

A: 哲学应在世界观上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信念。

B: 如果你的意思我没领会错的话, 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哲学应该政治化, 政治应该政治教育化。那么, 哲学应从属于政治, 政治应从属于政治教育。

A: 我不赞成用“从属于”这一术语。其一, “哲学为政治服务, 政治为政治教育服务”这种表述更准确; 其二, 哲学、政治学、政治教育尽管有联系, 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相对独立性。

B: 你对哲学和政治的看法难以令人信服。不

过, 我不打算在此纠缠不休, 否则我们的讨论就跑题了。请你接着谈谈政治哲学与哲学、政治学的具体联系。

A: 当然啦, 我们不能认为政治哲学就是政治学与哲学的简单相加。它应该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如果政治哲学就是政治学与哲学的总和, 那么政治学著作和哲学著作装订在一起, 不就是政治哲学了吗? 这种“捆绑式”的理解比霍布斯的机械论还要机械。因为霍布斯认为, 推理就是计算, 计算就是加减, 但他只限于观念是概念的相加减, 还不曾提出交叉学科等于有关的分支学科相加减。辩证法告诉我们: 哲学是普遍规律, 可指导政治学的研究, 而政治学的发展又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和生命力。

B: 那么, 你是认为哲学与政治学是一致的? 相同的世界观可引出相同的政治结论? 相同的政治结论包含相同的哲学原则?

A: 这正是我的意思。正因为哲学与政治有相通之处, 政治哲学才有存在的可能。

B: 霍布斯与洛克都是经验主义者, 但是为什么霍布斯主张集权和专制, 而洛克坚持分权和民主? 柏拉图和黑格尔都崇尚理念, 为什么柏拉图发明了带有浓重伦理色彩的“乌托邦”, 而黑格尔把国家建立

在自由意志的支点上?据我所知,政治与哲学常常相去甚远。

A:不过,两者总还有某种一致性吧!

B:一致性是什么?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否就是找出政治与哲学的一致性?

A:我看是这样。

B:那么,政治哲学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了(因为一致性也是一种关系)?

A:对。

B: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试想:如果一个学科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而只是讨论另外两个学科(或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能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据你理解,政治哲学的特定对象是什么?

A:它应该是研究政治问题,但它与一般政治学不同的地方是:用哲学的眼光看政治,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要追溯到哲学的根基上,也就是说,把政治交给哲学来裁决。但哲学涉及的内容很多,并非所有哲学观念都可充当政治问题的审判者(正因如此,才出现前面提到的哲学与政治相分离的实例),只有道德哲学才能为政治提供规范性的原则。所以,政治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对政治权力作出道德评价。而政治权力存在于制定了法律、组成了政府的国家里。“政治哲学的职责是探讨把最高的政治权力置于道德的控制之下的标准,从而使政治权力在其来源、限度、目的或意图等方面服从道德要求”^[1](P. 1)。

B:这一学科是不是新兴的边缘(或交叉)学科呢?

A:如果说它是交叉学科,我不反对。但认为它是“新兴”的则违背了事实。在西方,早在 2400 年前的苏格拉底就开创了政治哲学。他的学生柏拉图把政治学作为伦理学的延伸,将“理想国”建立在正义观上,建立了最典型的政治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看成是实现“至善”的条件。西方近代的思想家多从人性出发,推演出各种政治结论;“西方政治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政治哲学发展史”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尽管它并不完全准确,但至少概括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流和特点。所以,在当今,西方出版了大量政治哲学研究论著。那么,在中国是否应该提倡政治哲学的研究呢?当然需要,因为它是实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理论条件。政治哲学对于中国政治文明的意义就如同法哲学对于中国实现法治的意义。为什么中国的法律存在重复、空白和矛盾而显得支离破碎?就是因为没有法理学和法哲学(尤其是没有法哲学)。近年来,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对法理学的研究已

经起步,但法哲学似乎仍无人问津,整个法学应该包括法哲学、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三个层次。法哲学是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的基石,缺少它,就没有立法的灵魂和原则,法律体系因缺乏严密的统一性而成为东拼西接的混合体。而目前,我国政治学的情况不会强于法学。政治学的构架包括这样三个层次: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政治学能否站稳脚跟,关键在于政治学能否找到自己的根基——政治哲学。没有政治哲学,政治学则失去了评判现实的依据和有力的理论支持,它不能有力地规范政治现实。

当然,在深入研究政治哲学之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政治哲学进行规定。前面已提到过: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作出道德评价,显然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具有某种联系。比如,两者都与道德相关,但道德哲学探讨的是个人的善和义务,而政治哲学论及的是国家的善和义务。

B:这是否意味着道德哲学仅关注人的内心生活,而政治哲学则涉及人的外部行为。

A:不完全如此。道德哲学不仅仅关注内部的动机和意图,人们也往往无视外部行为底层的特殊动机而对外部行为作出道德评价。另一方面,政治哲学既关心外部行为,也论及动机。例如,故意和认识往往是确定犯罪责任需要考虑的因素,每个政权都试图获得自愿的服从,甚至尽职尽责的许诺。

B: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主张伦理学应远离政治学,将两者彻底分开。因为国家利益或取得政治权力所需要的东西与个人相互间的道德关系所需要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A:正因为国家利益与个人的幸福存在某种差别,正因为政治组织对人类的祸福影响巨大,我们才要求政治组织或团体应该服从于道德评价,通过道德规则解决政治争论。由此推知,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分支或应用。其区别仅在于,道德哲学是对道德价值和义务的一般思考,而政治哲学则将这些思考运用于政治学中去,以回答政府和公共政策的道德问题。

B:在这里,我想打断你的思路,插入一个问题:你认为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ideology)有何关系?

A: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意识形态”一词是指某一集团为了维护其要求而提出的合理化解释。而政治哲学立足于理智(intellect)和理性(ration)。尽管大多数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也反映了对特殊的重大历史问题的强烈信念,并常常对这些问题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但政治哲学的意义超越了它的特殊历史环境。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当它在真理性

(truth)、有效性(validity)和正当性(justification)的高度而不只是在宣传、说服和华丽词藻装饰的层面上来关注一般原则时,它才成为政治哲学。因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在于它提出普遍的规范性的道德标准或原则,以回答政治道德的基本问题。

B:这里,有两点需进一步解释:其一,这些基本问题是什么?其二,政治哲学在回答这些基本问题时所运用的普遍道德原则或标准是什么?

A:政治道德的基本问题包括:人们在有关社会和政府方面应该做什么、正确的秩序是什么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是什么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最具体和特殊到最抽象和普遍可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在逻辑上,对较具体问题的回答可从对较普遍问题的回答中演绎出来。例如,政治服从的限度问题,消极的不服或积极的反抗问题,在逻辑关系上后于对政治权力的来源、限度、目的问题的观点,并通过后者来回答。因此,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与社会和政府的最一般的道德问题相关,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其它所有政治道德问题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决定作用。

我们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主要层次把这些最一般的问题列举如下:

(1)关于社会的一般问题:为什么人们应该生活在社会之中?

(2)关于政府的一般问题:为什么人们应服从政府?为什么某些人拥有对他人的政治权力?

(3)关于政府的特殊问题:

a. 政治权力的来源和所在。通过什么标准来决定谁应拥有政治权力?

b. 政治权力的限制。通过什么标准来决定政治权力的范围?哪些权利和自由应该摆脱政治和法律的控制?

c. 政治权力的目的。应该引导政治权力去实现什么目的?决定这样做的标准是什么?

B:以上问题有何逻辑性?

A:显然,上述问题层层推进,问题(2)预设了问题(1),如果人们可以脱离社会,那么提出人们是否和为什么应该处于政府之下,则是多余的。同样地,问题(3)预设了问题(2),除非人们处于政府之下,否则没有理由问他们应该处于哪种政府之下。而关于政府的三个特殊问题,其完整性表现在:他们分别论及政府的开端、中介或手段、目的(这些词语在此处不是从时间,而是从逻辑的意义上讲的)。而就公民的权利来说,来源或所在问题论及的是主动的权利,限制问题论及的是消极的被动权利,目的问题论及的是积极的被动权利。

B: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哲学在回答这些基本问题时,所运用的普遍道德原则或标准是什么?

A: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人类的道德观无法统一。道德哲学家往往把种类繁多的普遍道德准则归为两种:一种是在传统上被称为义务论(deontological)的标准(来源于希腊词“deon”,其意是“duty”或“obligation”);另一种是目的论(teleological)的标准(来源于希腊词“telos”,其意是“end”)。按照义务论标准,人们应该做本身是公正、正义或善的事情,这是出于对行为及其本身情况的直接考虑或通过某些普遍的形式原则(对这一原则的否定即是一种自相矛盾)而决定,而按照目的论的标准,人们应该做那些具有最好的结果、最多的善和使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目的论标准通常也被称为功利主义的标准,尽管除了强调社会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果和效用的目的论(如密尔)外,还存在仅考虑单个行为者的结果的利己主义的目的论(如霍布斯)。

B:你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原则?

A: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标准可证明相同的行为为过程。例如,人们信守诺言,说出真话,帮助弱者,这既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固有的善,也因为这些行为的结果比别的行为的结果好。另一方面,既然证明这些行为的理由或标准不同,那么一种准则证明为合理的行为可能遭到另一种准则证明为合理的行为的反对。一个人如果考虑到有债还债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公正或正义,他会还债的,但如果他考虑到:他比他的债主更需要钱,他不还债比还债具有更多的幸福总量,那么他会认为自己不应该还债的。

B:那么你个人的立场呢?

A:任何个人的立场都只是众多立场中的一种,如果他不是上帝,他不可能拥有裁决一切标准的最后标准。

B:这么说来,人类注定将陷入永无休止的道德纷争之中?

A:至少到目前为止的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了这一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密尔……,每个人都认为惟有自己的理论才千真万确,但每个人却无法说服其他人。政治无法解决政治本身的纠纷,才求助于政治哲学,但政治哲学家们又同样地争吵不休。正是在这样情况下,1956年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在《哲学、政治学与社会》的导论中宣布了政治哲学的死亡,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解除了政治哲学的认识权力,瓦解了它的学术研究地位。

B:逻辑实证主义并非是一种政治思想,它如何给政治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A:的确,20世纪30年代以来,如石里克、卡尔纳普、艾耶尔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对政治问题没有直接的兴趣。他们对政治理论的认识权力的激烈批判只是他们制定的认识论的间接后果。为了理解实证主义哲学家对政治理论的冲击,我们暂且离开政治哲学,因为实证主义是在探讨逻辑学、数学和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的真实性时而产生的。奥地利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1922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中提出在我们的语境中的三个有趣的命题:(1)逻辑学和数学是同义语反复(tautology)。(2)语言具有一种真理功能的结构,它的基本要素是名称(name)。(3)伦理或道德的陈述不能表达明确的认识信息。

B:这是非常专门化的哲学问题,你能否对这些命题作出简要解释?

A:第(1)个命题的含意是:数学的基本结构来自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数学的真理是约定的,而不是揭示了数量关系的“事实”。也就是说,若给予基本术语的定义和特殊的推理规则,数学真理的整个结构便产生了,但这些形式的真理有赖于术语的定义和推理的规则。我们似乎在数学上作出了新的发现,这只是因为离定义遥远的结论难以预见,必须经过复杂的过程才能揭示。数学和逻辑学的这种约定特征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作用,它是对数学和逻辑学所表达的真理的一种分析。

B:那么如何理解第(2)个命题?

A: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具有一种结构,它可经过逻辑分析。这一分析会揭示:语言是一种真值函数。我们用以传递信息的语言的复杂命题可分析为“支命题”(component proposition),然后继续分析,直到得到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基本命题”(elementary proposition)。要解决语言的意义问题,并解释它如何能传达真理,我们必须确定满足这样两个条件的基本语言单位:其一,这些基本语言单位的意义必须直接而不是通过其它命题间接地给予;其二,它们必须按照某种直接的方式与世界相联。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只有名称(name)才满足这样的条件。名称之所以能解决语言中的意义问题,是因为名称的意义不需要另外的命题间接给予,名称直接指涉对象,对象即是名称的意义^[2](第30页)。当然,维特根斯坦并未说明名称指涉的对象是什么,但在一般实证主义者看来,它们或者是物质对象或者是直接的感觉经验。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观点必然使政

治语言深深地陷入困境。

为了领会第(3)个命题,我们看看下面的陈述:

The bowl is on the table.

This is a good book.

Fascism is inhuman.

这三个陈述有何异同?

B:它们在主谓形式上是相同的,都赋予主语以一种性质。但它们传达了不同的信息。

A:它们不仅仅传达了不同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句子不属于同一意义模式。第一句具有认识的内容,因为这一句中的词语(bowl, table, on)指涉了确定无疑的经验对象。而第二、三句则不然,我们在一本书的所有经验特征方面可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无法在审美的和其它评价性的特点上取得一致看法,而且没有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来解决我们的争端。“good”和“inhuman”的意义并不是基于经验的,它们不能表达认识的内容。

于是,导出了第(3)个命题:道德和价值评判的语言一般不容许真值函数分析,我们不能按照认识上的意义方法说出道德的“对象”。不可能存在价值的认识理论,不管这价值是政治的、道德的还是审美的。

B:根据这种观点,政治学、伦理学和哲学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A:尽管规范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是虚假的学科,但它们在人类生活中仍有重要作用,道德语言具有表达情感态度的功能^[3](P. 145—148)。道德哲学作为对政治原则的主观解释就其直接的意义上来看是无意义的,在道德和政治哲学著作中哲学家以一种欺人的方式表达的个人偏好并不比其他人的偏好更有效和更值得尊重,所以麦克唐纳(Margaret Macdonald)断言:“‘自由比奴役好’或‘一切人具有平等的价值’并没有陈述一种事实,仅仅是作出了一种选择,它宣称这即是我的立场”^[4](P. 49)。

B: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1956年宣告了政治哲学的死亡,但近20多年来,政治哲学死而复活,出现了如罗尔斯(Rawls)、诺齐克(Nozick)、瓦尔泽(Walzer)和格沃斯(Gewirth)等政治哲学家。你能否谈谈为何政治哲学再度复兴?

A:实证主义的衰落恐怕是政治哲学复兴的根本原因之一。实证主义似乎有利于提供一种可证实原则,这种原则是:一个有意义的陈述或者是同义语反复,或者在经验上可以证实。然而,要对这条可证实原则本身作出解释却是困难的。显然,“表达可证实性标准的陈述(或句子)并不是同义语反复或通过

定义而存在的真,同时,它本身也不是从经验中概括出来的”^[5](P. 17)。根据可实证原则,表述这种原则的句子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即没有“对象”)。但这向我们提示了:它不是一种真正的陈述(statement),而是一种规则(rule),对于陈述,存在真假,但对于规则,则无真假之别,只有好坏之分。可证实原则无非是这样一种建议:我们应把它作为一种策略而采用,按照规则所表明的方式来对待陈述。

B:一个陈述是真还是假,是我们是否接受它的理由。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采用可证实原则这条认识论规则呢?

A: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实证原则表达了自然科学的基本假设。波普尔曾论证了可证实性会导致科学合理化中的巨大裂痕这一相反情况,他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完全列举陈述所包含的一切东西时,我们才能证实这一陈述,有些陈述是可以完全证实的(如“桌子上有三本书”),但科学定理(如“一切气体受热膨胀”)并非如此,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无限的普遍性。我们没有理由把某些可证实的实例作为普遍法则。所以,可证实性不能成为科学的标准,事实上,波普尔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即证伪的标准。这样,可证实性仅仅是自然科学的基本的认识假

设的脆弱的后选规则。正是在实证主义丧失其巨大影响力的情况下,现代政治哲学领域出现了基础主义者(foundationalist)与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的争论(前者认为政治哲学关注的是给政治判断提供基本的普遍性基础,后者认为政治哲学是明确自觉地理解流行于特殊社会中的政治和道德价值),政治哲学又得到了复兴。

[参 考 文 献]

- [1] GEWIRTH Alan. Political Philosophy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
- [2] [奥]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郭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3] AYER A J.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M].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71.
- [4] MACDONALD M. "Nature Right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C]. Oxford: Laslett Blackwell, 1956.
- [5] PLANT Raymo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M].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责任编辑 叶娟丽)

Dialogue: Political Philosophy

SHEN Jian-lin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EN Jian-lin (1966-), male, Lecture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Abstract: It is a tradi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provide the political theory with the solid epistemological ground. However, the central concer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the moral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moral and evaluative judgement expresses the people's preferences and choices rather than reflects the moral "object". Thus, political philosophy falls into a decline when logical positivism reveals that it is a pseudo subject. But "non-scientific" moral language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al attitude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life. Political philosophy inevitably revives when the positivists can not verify their verification principle.

Key words: political philosophy; moral evaluation; logical positivism